

·青年文库·

## 美国的墨西哥移民问题

——以 20 世纪中期美墨季节工计划为中心的考察

·孙晨旭

**内容提要** 美墨季节工计划通常指 1942~1964 年间两国政府签订的跨国劳务计划,它不仅标志墨西哥季节工的移民活动从自由化阶段转向制度化阶段,也加剧了墨西哥人合法或非法的越境活动。该计划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的典型代表,也是墨美移民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在两国移民史上占有独特并重要的历史地位。季节工计划的文化和社意义颇为深远,它在 1848 年确立的美墨政治边疆上建立起持续扩张的“人口边疆”和“文化边境”,在两种文化交汇处构建起“墨西哥—美国”社会。

**关键词** 美墨季节工计划 墨西哥移民 现代化 美墨关系

从美墨战争算起,墨西哥人移民美国的历史已经历一个多世纪,美国国内墨西哥移民的数量也日渐庞大。根据美国移民政策学会的统计,2006 年美国的墨西哥移民总数已达 1 090 万人,占全部移民总数的 30.6%,分别比 1996 年增长了约 422 万人和 3.4 个百分点。美国国土安全部对同年非法移民的统计结果显示,墨西哥非法移民总数高达 657 万,占美国所有非法移民的 57%,他们构成了当今美国一支重要的移民群体,受关注程度与日俱增。

美墨季节工计划在墨美移民史中占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它以双边协议形式确定墨西哥向美国输送临时劳工,以保证美国农业、铁路等行业的劳动力需求。该计划引起的大规模移民潮构成了两国移民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既具有典型性,又代表了南方国家向北方国家输送劳工移民的普遍现象。该计划几经修改,延续至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成为两国政府、学术界、媒体乃至普通民众关注的焦点之一,并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 一 墨西哥移民传统的美国因素 与美墨季节工计划

墨西哥移民或墨裔美国人身份的最初确立,主要服务于美国西南地区领土扩张和巩固边境的政治

目的,它为墨西哥移民传统奠定了政治和社会基础,为美墨季节工计划提供了历史前提。美墨战争后,两国政府签订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为墨美移民确立了基调。首先,数万滞留美国的墨西哥人或墨裔美国人为故国的新移民提供了社会条件,他们不仅与新移民之间存在亲缘和乡缘关系,还可以在信息、财物、工作和住宿等方面予以援助,降低了移民风险和成本,成为后来者是否移民、如何移民以及选择移民方向的重要外部因素。随着移民网络向纵深扩展,移民聚居区逐步稳固,成为吸引新来者的“磁场”。其次,该条约虽然规定墨裔美国人享有公民、财产和政治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权利经常受到忽视。美国人逐渐侵吞了前者的土地,伴随地区开发和现代化进

美国移民政策学会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MPI) 致力于研究国际移民问题,为世界范围内的移民和难民政策提供地区、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分析与评价,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的智囊机构。

<http://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datahub/usimmigration.cfm>

<http://www.dhs.gov>

这一条约不仅确定了两国边界、领土划分和战争赔偿等问题,还就美国西南地区墨西哥人的归属作出明确安排。第 8 款指出,“定居在原墨西哥领土上的墨西哥人既可以留在原居住地,也可以随时前往墨西哥共和国”,“留在美国的墨西哥人既可以保持墨西哥公民身份,也可以成为美国公民”。第 9 款规定,不再保留墨西哥公民身份的人要“融入美国,并尽快根据联邦宪法原则承认享受美国公民的权利”。参见: *Treaty of Guadalupe - Hidalgo*, February 2, 1848. <http://www.historicaldocuments.com/TreatyofGuadalupeHidalgo.htm>

[美]塔玛·戴安娜·威尔森:《强关系、弱关系:墨西哥移民中的网络原则》,载《思想战线》,2005 年第 1 期,第 47 页。

收稿日期: 2009 - 02 - 10

作者简介:孙晨旭,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170)

程，丧失财产的墨西哥人或充当农业工人，或成为其他行业的雇佣劳动力，新移民则继承了这种劳动传统。此外，这一条约对墨裔美国人和墨西哥移民身份的规定为美墨季节工计划提供了政治、外交、文本以及具体操作方面的先例，也首次表明在涉及移民问题的美墨双边关系中，美国占有相当的主动权。这一条约掀开了墨美移民的历史序幕，但条约奠定的政治基础并不是移民的决定性力量，经济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左右着政治因素对国际移民的影响力，现代化及其带来的国力差距和社会变迁构成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墨美移民走势的根本动因。

美国西南地区的开发和现代化为墨西哥人以劳工身份暂时或长期移民美国提供了外部经济条件，墨西哥移民规模也伴随美国经济的周期性发展而出现波动。19世纪中期以来，工业化浪潮席卷整个美国，西南地区经历了淘金热潮、制糖业发展、矿业繁荣、铁路和农业建设。美墨季节工计划签订前，墨西哥人移民美国的潮流大体上与上述产业的发展轨迹相吻合，美国国内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情况往往是墨西哥移民规模的晴雨表。以铁路和农业为例，19世纪末到20世纪，这两大行业吸引了大批墨西哥人。据统计，1900~1940年间美国18条铁路60%~90%的养路工都是墨西哥人。此类低报酬、高风险、高强度工作为墨西哥劳工提供了就业机会，成为他们移民美国的外部经济动力，这种经济动力连同劳工移民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美国的西半球移民政策和相对开放的南部边界是形成墨美移民传统的又一重要因素，前者是墨西哥人移民美国的政策基础，后者降低了跨越边境的难度。美国移民政策基本秉承实用主义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劳动力需求情况。一方面，经济发展以人力为基础，宽松的移民政策无非是上述要求的反应；另一方面，当国内劳动力供给充足或移民来自敏感地区，限制与排斥政策在所难免。由于在西半球的特殊利益、领导地位和对劳动力的需求，美国对墨西哥移民的政策明显有别于对东南欧和亚洲等地的政策，限制条款相对宽松，实施标准也不太严格。而利益集团在墨西哥移民问题上的相互博弈，以及由此引发的移民政策的起伏不定也为墨西哥移民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了美洲国家的国内外环境和国家政策，造成军事、政局、外交、生产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连锁反应，并由此催生了美墨季节工计划，该计划至少是迎合经济、战争和外交三

重需要而形成的一项双边协议。仅从生产需要来看，早在1940年，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和亚利桑纳等州的水果、棉花种植业便发出劳动力短缺的信号。1941年，西南地区的农业生产者接连向美国农业部和移民局提出引进墨西哥季节劳工的要求，南太平洋铁路公司则认为西南地区日渐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将对美国铁路运输效率造成负面影响，威胁南太平洋地区应付战争的能力。总之，美国的领土扩张、劳动力需求和移民政策缺陷构成了墨西哥移民传统的外部条件，为美墨季节工计划提供了历史背景，而两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合作以及制定双边协议的积极意义进一步促成了季节工计划。

## 二 墨西哥现代化与人口外迁惯性

19世纪末以来，墨西哥持续不断的人口外迁现象与国内的经济、政治环境紧密相连，几次规模不等的移民潮或与经济社会改革相伴，或同政治动荡相随，阶段性比较明显。经济社会发展在改变墨西哥面貌的同时，既为墨西哥人移民美国提供了内部条件，也迫使人们作出离乡背井的艰难抉择，人口外迁至今是其生存途径和发展手段之一。

墨西哥国内移民潮发端于19世纪末，与现代化进程基本同步，迪亚斯政府的铁路建设和土地改革是推动第一波人口外迁的重要因素。在农业方面，土地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强，私人地产公司、大庄园主和外资通过强行占有、拍卖与购买等方式聚敛地产，土地集中规模空前。据统计，波菲里奥执政时期失去公社土地的农民达500万之众。新兴出口工业没有能力吸收数量庞大且不断增加的非技术工人，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先是在本

Barbara A. Driscoll, *The Trucks North: The Railroad Bureau Program of World War II*, Austin, CMAS Books, 1999, p. 20.

Paul Wiers,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of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y", i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62, March 1949, p. 39.

Otey M. Scruggs, *Bureaucracy "Wetbacks" and the Farm Labor Problem: Mexican Agricultural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N. Y.,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8, pp. 152 - 153.

David Spener, "Mexican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82 - 1992: A Long Twentieth Century of Coyotaje", *Working Paper Submitted to Center for Comparative Immigration Studies*, PaperWork 124, October 2005, p. 7. 此处引用已征得作者同意。

Susan R. Walsh Sanderson, *Land Reform in Mexico: 1910 - 1980*, Orlando, Academic Press NC., 1984, p. 15.

国非农业部门中寻找工作机会，继而移民美国。其次，波菲里奥执政时期墨西哥的铁路建设为国内和国际移民提供了便利条件。新建铁路以满足国际市场为目标，将墨西哥的人口和生产中心与美国南部边境城镇连接起来，从三个方面影响着移民规模。第一，以促进初级产品出口为目标的铁路建设同大地产制争夺劳动力，使其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从农业地区迁移到铁路沿线。第二，铁路沿线兴起的定居点有助于墨西哥人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为其前往北部地区进而移民美国提供了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第三，边境铁路建设及沿线地区的开发为墨西哥人了解外部世界开通了新渠道，随着对美国了解程度的加深，移民愿望相应增强。

20世纪30年代前，墨西哥经历了对其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变革——墨西哥革命。革命对改变国家性质、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积极作用几乎掩盖了它的负面结果，关于其究竟为多少人带来何种实惠尚待商榷。在20世纪最初20年的过渡时期里，暴力革命和政治经济重建构成了墨西哥的主旋律。工农业生产停滞、农牧业产品因战争消耗严重、生活水平下降、投资者骤减导致资本萎缩等现象展现了内战期间墨西哥动荡不安的场景，不仅缩减了各行业的劳动力需求，也迫使相当数量的墨西哥人移民美国，其中既有旧政权的支持者、失去土地的庄园主，也有丧失经济来源的普通民众。美国统计署的数字显示，1911~1920年间美国每年接纳的墨西哥移民均在万人以上，1919年和1920年其数量分别高达2.8万和5.1万余人。

30年代是墨美移民的低潮期，面对经济萧条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美国政府加强了边境管理力度，并遣返了大批移民，而与此同步的墨西哥土地改革也在积累潜在失业者。卡德纳斯上台后，墨西哥土地分配速度和规模明显提升，分配量约490万英亩，几乎达到此前总量的2倍。有限土地无限制分化导致人均占有面积大为缩减，在部分地区，农业生产体系事实上遭到破坏，农业部门的就业机会严重下降。国外学术界对此次改革的负面影响作了详细论证，不少学者认为改革在使多数人获得土地的同时，造成比大地产更加严重的“零块地”问题。大地产分化和人口增长加剧了就业危机，不断积累的潜在失业群体显然要等待合适时机汇集成移民潮，而40年代到6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建设需求恰恰为此前积累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了移民途径。

实施季节工计划期间，墨西哥迈入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明显提升。但由于资本集中性特点突出，工业化速度有所放慢，不足以改变国家经济结构并吸收劳动力。在农业领域，绿色革命侧重于技术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的产业化”，可是成果惠及面有限。少数有地、有资本并因此可以采纳新技术的农户获利颇丰，无地农民和小农则面临严重困境。改革增加了劳动力供给量，造成地区性农业人口迁移，并聚集到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据统计，60年代受改革影响最深的杜兰戈和圣路易斯波托西两地仅1960年一年迁往边境各州的人口就分别占其总人口的64.7%和64.1%。墨西哥农业地区300万无地劳动力的失业问题日渐突出，人均就业率从1950年的194天下降到1960年的100天，实际收入减少了18%。

从19世纪末以来墨西哥的现代化进程及其与人口外迁的关系可以看出，作为现代经济部门的一个基本要素，劳动力规模、构成、就业和迁移直接受到经济社会变革的影响。其中，传统产业的改

关于墨西哥革命的时间、性质和意义等问题，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大相径庭（参见夏立安，《墨西哥革命新解——一种“小传统”的命运》，载《世界历史》，2002年第4期，第89~97页），本文主要探讨与移民的关系。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Immigrant Aliens Admitted 1911 June 30 to 1920: by Race or People", i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Bicentennial Edition. <http://www2.census.gov/prod2/statcomp/documents/1920-02.pdf>

Michael C. Meyer, William L. Sherman, *The Course of Mexican History*, 2nd Edition, N. 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598.

参见[巴西]塞尔索·富尔塔多著：《拉丁美洲经济的发展——从西班牙征服到古巴革命》，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244~247页；[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1930年至1990年的拉美政治与社会》，第6卷（下），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25~27页；[美]霍华德·弗·克莱因著：《墨西哥现代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382页；Eduardo L. Venezian, William K. Gamble,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Mexico: Its Structure and Growth Since 1950*, N. Y.,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9, pp. 55 - 57.

Francisco Alba, "Mexico'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s a Manifestation of Its Development Pattern",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12, Winter 1978, p. 504.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11页。

Harry E. Cross, James A. Sandos, *Across the Border: Rural Development in Mexico and Recent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2, pp. 31 - 32.

Roger D. Hansen, *The Politics of Mexican Developmen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210.

革、发展以及人口自然增长率决定了劳动力的数量及其结构。对此，美国学者霍顿指出，充足的劳动力也许意味着低工资、高回报和巨大的投资潜力，但也会带来失业、生活水平降低、贫民区出现和社会压力增加。高速扩张的劳动力规模在新部门不足以创造足够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势必带来就业压力，失业和隐性失业随之而来。经济环境恶化、两极分化以及局势动荡等现代化的负面效应共同形成人口外迁的内部挤压力量。交通和通讯状况的改善则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为移民提供了便利条件。

### 三 美墨季节工计划的特征分析

#### (一) 季节工计划的阶段性特征

美墨季节工计划阶段性明显，国外学术界普遍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在 1942~1947 年计划实施初期，两国政府的态度和具体操作相对谨慎；1948~1951 年间，美国政府放松了对计划的限制，非法移民活动日渐猖獗；1951~1964 年是季节工计划的制度化阶段，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令，限制非法移民转变为合法劳工。

在季节工计划的形成阶段，出于战争形势和劳动力需求，美国政府在促成协议和制定计划方面相对主动。1942 年 4 月，移民归化局邀请司法部、国务院、劳工部、农业部 and 战时劳动力委员会的高层官员商讨制定劳工计划的可能性；同年 5 月，引进墨西哥劳动力特别委员会制定了临时劳工计划；司法部考虑取消移民法对合同工的限制；战时劳动力委员会也就墨西哥工人的招募和雇佣标准作出声明。墨西哥政府对外国招工和季节工计划的态度则比较强硬。事实上，1917 年宪法第 123 条“劳动力与社会安全”的最后一款对劳务输出作了严格规定。对待此次季节工计划，墨西哥也一再强调必须完全由两国政府控制并保证遵守协议。1942 年夏天，两国政府就季节工计划展开磋商，同年 7 月协议正式生效。该协议并没有明确提出计划的实施期限，名义上两国政府应在劳动力满足战时紧急需求后停止招募和派遣工作。但面对利益集团压力和粮食出口需求，双方于 1948 年年初签订了一项新的农业季节工计划。

1948~1951 年，美墨季节工计划进入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相比，计划在合同签订程序上作出调整，仅由雇主个人或农业协会充当美方代表与季节工签订私人合同，这就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再承担

法律责任。为降低成本，美国政府还放松了对墨西哥移民和季节工计划的监控，向已经移民美国的墨西哥人提供合同优先权，并大赦非法移民，致使美国南方门户洞开。这一时期，季节工数量大幅度增加，1949 年和 1951 年分别达到 10.7 万和 19.2 万人。

季节工计划的性质在第三阶段发生重大变化，不仅要满足美国雇主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更成为控制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工具。该计划在 50 年代达到高潮，美国政府引进的季节工几倍于前两阶段，高峰时期一年输入的人数就达 40 余万，年平均量接近 1942~1947 年的 10 倍左右。到 1960 年，美国农业季节工中有 25% 来自季节工计划的墨西哥短期劳动力。60 年代初，季节工计划的发展势头急转直下。媒体大肆报道甚至渲染季节工的不幸遭遇，公众既表示同情和愤怒，又对计划的负面影响耿耿于怀；美国局部地区开始爆发本土农业工人罢工运动，并呈现蔓延趋势；两国政府以合法季节

D. E. Horton, "Land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the Mexican Case", in *Illinois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8, No. 1, January 1968, p. 11.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Regarding the Temporary Migration of Agricultural Worker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The American Republics, Vol. 6, 1942, p. 537.

该条款指出墨西哥人与国外雇主签订的任何劳工合同必须得到地方政府公证，并由劳动力需求国领事签署，除一般性条款，劳工遣返费用必须由雇主承担。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 Los Estados Unidos Mexicanos, Artículo 123, Del Trabajo y de la Previsión Social. <http://pdba.georgetown.edu/Constitutions/Mexico/mexico1917>

协议总则规定，签订契约的墨西哥工人免服兵役；根据 1941 年 6 月白宫第 8802 号行政令，进入美国的墨西哥人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不公正待遇；季节工人将享有墨西哥劳工法第 29 条规定的输送、生活开支和遣返保障；不能雇用墨西哥移民以取代其他工人或降低当前工资率。协议对劳动合同作出明确要求，规定农业部下属的农业安全局在墨西哥政府的监督下与劳工签订契约，同时与其美国雇主签署协议。此外，计划还对季节工的年龄、派送、工资、居住与医疗卫生条件、遣返及各项费用作了详细安排。Bracero Agreement, Reproduced in History Resource Center, Farmington Hills, MI, Gale Group. <http://galenet.galegroup.com>

"Bracero Program Begins, August 4, 1942", *DISCovering U.S. History*, Gale Research, Reproduced in History Resource Center, Farmington Hills, MI, Gale Group. <http://galenet.galegroup.com>

Kitty Calavita, *Inside the State: The Bracero Program, Immigration, and the I.N.S.*, "Appendix B Mexican Foreign Worker Admitted Under the Bracero Program 1942 - 1964", N. Y.,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Inc., 1992, p. 218.

Christopher Hovius, José E. Limón, "Uprooted: The History of Migrant Farming", in *America's Harvesters: Latino Migrant Workers*, 2005, p. 21.

"News from the U. S. Department of Labor". <http://sunsite.berkeley.edu/CalHeritage/latinos/braceros.html>

工控制并取代非法移民的计划不尽如人意, 不仅直接面临无证件劳工问题, 而且疲于应付怀揣不满情绪的普通民众; 在美国国会, 延长计划的提案以较高支持率通过的情况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相互指责。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 美国政府最终于 1964 年 12 月底单方面终止了季节工计划。

### (二) 参与计划的墨西哥移民工

就季节工的来源而言, 墨西哥政府对其申请条件有严格规定, 只有 20~40 岁之间适合从事农业劳动的失业人员才有资格申请, 明令禁止村社成员、尚在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公共部门的雇员、私人企业员工和技术工人的申请。此外, 军队要求 1924 年以后出生的申请人必须服完兵役。但季节工中不乏 40 岁以上或不到 20 岁的移民, 部分申请人甚至是矿场工人或拥有小块土地的村社成员。可见, 参与季节工计划的个人原因除失业和就业不足外, 并不排除恶劣经济条件带来的生存困境。

由于合同签订时间和劳动地点不同, 墨西哥季节工在美国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有所差异, 但总体来看并不理想。其基本特征是劳动强度大, 环境艰苦, 收入微薄。合法季节工的工作特征还体现在短期性、季节性和流动频繁几方面。季节工计划的合同期限往往以工作需要为准, 由于农业劳动的季节性比较突出, 移民工滞留美国的时间短则几个月, 最长也不过一两年。合同到期的不少移民工会签订新契约, 并不断往返于美墨两国, 形成规模庞大的流动性劳动力群体。

季节工在美国遭遇的感受因人而异, 他们或满足于美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或抱怨受到的歧视性待遇, 也有些人虽然心存不满, 却无法抵挡季节工计划的诱惑。这种心理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 与在墨西哥相比, 美国的工作机会多, 劳动报酬高, 即便工作并不轻松, 甚至受到种族歧视, 墨西哥人依旧满心向往。

### (三) 季节工计划与墨西哥非法移民

在墨美移民史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 非法移民问题并不引人注目, 两国政府和民众也很少将非法入境者与墨西哥移民联系在一起。但季节工计划实施期间, 墨西哥非法移民数量激增, 并远远超出合法季节工的人数, 为此美国政府采取了“就地合法化”(Drying Out) 和“湿背运动”(Operation Wetbacks) 等疏导或堵截措施。

1942 年, 移民归化局拘捕的墨西哥非法移民只有 1 万余人; 1944 年和 1945 年, 这一数字分别

猛增至 3.1 万和 6.9 万人; 50 年代中期以前非法移民活动顶峰时期, 仅 1953 年一年拘捕的非法劳工就多达 88.55 万余人。该问题在 1944 年前后开始引起高度关注, 美国政府采取了“就地合法化”, 即非法移民可以就地获得合法身份, 换言之, 非法移民获得了成为合法季节工的优先权。“就地合法化”维护了美国雇主的利益, 缓解了普通民众对非法移民的抵触情绪, 减轻了美国政府在驱逐非法移民方面承担的财政、人力、道义和舆论压力, 使美国本土劳工在季节工的问题上就提出增加劳动报酬的情况减少了。

“就地合法化”在上述方面效果明显, 至少通过季节工计划输入的墨西哥劳工数量在 1947~1953 年间降到历史最低点, 而得到合法身份的非法移民却几倍于季节工。但是“以疏代堵”的“就地合法化”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其减少非法移民的目的, 也没有对雇用非法劳工行为作出明确的惩罚性规定, 此举无异于肆无忌惮地向墨西哥人敞开了美国大门。“就地合法化”在美墨边境上掘开一道豁口, 大批非法移民涌向北方, 恰逢美国经济在 50 年代初遭遇滑坡, 本土劳工和墨裔美国人联合起来反对非法移民, 引起全国性恐慌, 美国政府则在成为众矢之的前转向另一个极端, 于 1954 年 6 月展开了全力打击非法移民的“湿背运动”。

## 四 季节工计划对美墨的经济社会影响

季节工计划对美国的影响延续至今, 人们对其消极作用的关注远远多于对其贡献的褒扬, 认为该计划不仅恶化了美国本土劳动力的工作环境, 而且加剧了非法移民问题。1951 年, 移民劳动力委员会对该计划展开深入调查后指出, 雇主的虐待行为和计划在执行方面的松懈直接导致劳工工作和生活环境的恶化; 无效的边境控制与合法化政策致使无证件劳工的数量直线上升; 不断增加的季节工和非法劳工压低了工资。季节工计划终止后, 美国政

Kitty Calavita, "Appendix B Mexican Foreign Worker Admitted Under the Bracero Program 1942 - 1964", *Inside the State: The Bracero Program, Immigration, and the I.N.S.*, N. Y.,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Inc., 1992, p. 218.

Kristi L. Morgan, "Evaluating Guest Worker Programs in the U. S.: A Comparison of the Bracero Program and President Bush's Proposed Immigration Reform Plan", in *Berkeley La Raza Law Journal*, Vol. 15, 2004, p. 131.

府并没有禁止雇用墨西哥移民工，仅仅是从法律和政策范围内的主动招募转变为实际行为上的被动接受，墨美移民也因该计划及其废止掀起新一轮高潮。60年代中期以来，墨西哥合法移民从1964年的3.8万增长到1986年的6.7万；同一时期内，非法移民更从8.7万人增加到380万人。

季节工计划对美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构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并通过其形成的移民模式改变着美墨边境的面貌，它在坚实的政治边疆上竖起一道融合两种风格的“文化边疆”，在两种文化的交汇处构建起“墨西哥—美国社会”（MexAmerica）。该计划形成的循环往复的移民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放慢了墨西哥人融入美国社会的脚步，频繁往返于美墨两国使此类移民保持了与本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双重联系，也因此成为最难被同化的移民群体。墨西哥移民研究专家大卫·古迪埃莱斯曾指出，二战结束以来，定居美国的墨裔美国人和永久性移民已经获得了更多的教育和工作机会，他们从低收入行业转移到报酬和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蓝领行业中，但季节工计划对劳工移民的重新制度化阻碍了墨西哥移民与美国主流社会的融合。伴随移民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墨西哥和美国的双重生活，其归化率与其他族裔集团相比也是较低的。

季节工计划对墨西哥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大规模人口外迁缓解了就业压力，提供了新的财政来源，改善了部分墨西哥人的生活环境；使墨西哥社会陷入人口流动造成的不稳定局面。在墨西哥，如何确定招募中心的地点是长期以来困扰季节工计划执行机构的主要问题之一，它直接影响人口流动方向、社会稳定程度和政府控制移民的效果。招募中心最初设立在墨西哥城，由于手续复杂漫长，该城一时间吸纳并滞留了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应征者。1944年春，有报道指出，已经签约的1.6万名季节工和被拒绝的3万申请人在墨西哥城形成了接近5万之众的流动人口。此外，季节工计划吸引为数众多的墨西哥人在合法途径受限的情况下首先迁往北部边境地区，形成自南向北的国内移民潮，使墨美边境以南的人口急剧增加，形成廉价劳动力和国际移民的“蓄水池”。

另外季节工从该计划中获得的经济收益相当可观，对个人、家庭、地区和国家经济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积极影响，成为墨西哥赚取外汇的重要途径之一。1942年，墨西哥劳工与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指出，超过96%的季节工都会将其收入带回墨西哥。

哥。政府曾试图通过国家银行的汇款单跟踪季节工的汇款情况，记录显示计划实施期间有70多亿比索经过这一途径汇入墨西哥国内。有的学者甚至估计，从1948年到1960年，季节工在美国工作期间的年平均积蓄在8000~10000比索之间，其总量可能超过官方数据的50%~90%。对墨西哥政府来说，季节工计划是一项“劳工换美元”计划。国家既可以暂时保管其从季节工收入中扣除的10%的保证金，也可以间接地从季节工持续提高的物质条件中获利。墨西哥农业部长曾在1956年就承认，“季节工是旅游业以外墨西哥最大的美金来源，许多人认为季节工计划在创造墨西哥农业中产阶级方面功勋卓著。”

总之，在动员墨西哥劳动力资源为美国提供战时需要、缓解墨西哥就业压力、改变墨西哥农村地区落后状况和以劳动力换取美金等方面，季节工计划显然是两国政府的成功尝试。然而，在相对开放的政治边界和宽松的政策环境下，人口迁移的大门一旦敞开便再难关闭，季节工计划招致抛弃和抨击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它引发的大规模移民潮。对美国，它是本土劳工的梦魇；对墨西哥，它是国家人力的流失，两国都曾试图以各种方式控制并挽回局势，但为时已晚，最终在1848年协议建立的地理和政治边疆上覆盖了新的“人口边疆”和“文化边疆”。后者的力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缓慢但持

Jorge Durand, Douglas S. Massey, Emilio A. Parrado, "The New Era of Mexican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 i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September 1999, p. 519.

W. Dirk Raat,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bivalent Vistas*,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2, p. 173.

David G. Gutiérrez, "Migration, Emergent Ethnicity, and the 'Third Space': The Shifting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in Greater Mexico", i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September 1999, pp. 500 - 503.

Emesto Galarza, *Merchants of Labor: The Mexican Bracero Story*, Charlotte, McNally & Loftin, 1964, p. 52.

Kristi L. Morgan, "Evaluating Guest Worker Programs in the U. S.: A Comparison of the Bracero Program and President Bush's Proposed Immigration Reform Plan", in *Berkeley La Raza Law Journal*, Vol. 15, 2004, p. 132.

Harry E. Cross, James A. Sandos, *Across the Border: Rural Development in Mexico and Recent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2, p. 44.

Heather Schwartz, "Historical Memory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Bracero Project in the Struggles of Trabajadores Migrantes Today", in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Vol. 15, No. 1, 2002, p. 74.

María Herrera - Sobek, *The Bracero Experience: Elite Lore Versus Folklore*, Los Angeles, The A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9, p. 123.

续、有力地向北延伸，以致被美国政界、学术界和民众视为“静谧的入侵”和“文化的殖民”，“墨西哥化”与“美国化”的较量也在两国边境地区激烈展开并延续至今。

#### 主要参考文献

1. [美]塔玛·戴安娜·威尔森：《强关系、弱关系：墨西哥移民中的网络原则》，载《思想战线》，2005年第1期。
2.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现代化进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3.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Regarding the Temporary Migration of Agricultural Workers into the United States”，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Republics*, Vol. 6, 1942.
4. David G. Gutiérrez, “Migration, Emergent Ethnicity, and the ‘Third Space’: The Shifting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in Greater Mexico”，i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September, 1999.
5. D. E. Horton, “Land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the Mexican Case”，in *Illinois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8, No. 1, January 1968.
6. Eduardo L. Venezian, William K. Gamble,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Mexico: Its Structure and Growth Since 1950*, N. Y.,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9.

(上接第 55 页)

美洲国家组织以及其他全球性和区域性经济和社会权利的申诉机制的成功实践推动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任择议定书》的起草工作。1993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大会要求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起草建立个人申诉机制的任择议定书。1996年，第一份议定书草案出台。2004年，有关议定书的政府间谈判开始启动。2008年6月18日，人权理事会通过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任择议定书》。任择议定书将在晚些时候送交联大审批，在联大获得通过后，它将在获得10个国家批准后生效。《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任择议定书》(草案)规定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申诉机制和国家间指控机制。如果这一任择议定书通过并生效，那么，国际人权公约的实施机制将发生根本性变革。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人权理事会理事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缔约国，如何积极应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任择

7. Francisco Alba, “Mexico’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s a Manifestation of Its Development Pattern”，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12, No. 4, 1978.

8. Harry E. Cross, James A. Sandos, *Across the Border: Rural Development in Mexico and Recent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2.

9. Heather Schwartz, “Historical Memory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Bracero Project in the Struggles of Trabajadores Migrantes Today”，in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Vol. 15, No. 1, 2002.

10. Jorge Durand, Douglas S. Massey, Emilio A. Parrado, “The New Era of Mexican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i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September 1999.

11. Kitty Calavita, “Appendix B Mexican Foreign Worker Admitted Under the Bracero Program 1942 - 1964”，*Inside the State: The Bracero Program, Immigration, and the I.N.S.*, N. Y.,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Inc., 1992.

12. Kristi L. Morgan, “Evaluating Guest Worker Programs in the U. S.: A Comparison of the Bracero Program and President Bush’s Proposed Immigration Reform Plan”，in *Berkeley La Raza Law Journal*, Vol. 15, 2004.

13. Otey M. Scuggs, Braceros, “Weibacks” and the Farm Labor Problem: Mexican Agricultural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N. Y.,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8.

(责任编辑 鲁渝)

议定书》及其引起的国际人权公约实施机制的根本变革，是我国参与人权国际保护面临的重要问题，希望本文对此有所裨益。

#### 主要参考文献

1. [挪] A. 艾德、[芬] C. 克里斯、[比] A. 罗萨斯编，黄列译：《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2001年第二次修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 [美] 托马斯·伯根索尔著，潘维煌、顾世荣译：《国际人权法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3. 白凤森：《拉美国劳工权利现状》，载《拉丁美洲研究》，2002年第2期。
4. [瑞典] 格德门德尔·阿尔弗雷德松、[挪威] 阿斯布佐恩·艾德编，中国人权研究会组织翻译：《世界人权宣言：努力实现共同标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5. 朱晓青著：《欧洲人权法律保护机制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
6. 刘楠来主编：《发展中国家与人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责任编辑 鲁渝)